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曆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為故人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



周書賀拔岳傳
岳留惠達為府參
給其衣馬即與
岳去關中大行
以惠達為從事中郎
此又謂留為府參酒
三句意不分明

馮景傳河陽王叔
為隴右大行臺督景
為行臺郎中北史事
實拔岳為行臺郎
與周書不合又景為
岳從事中郎岳沒後
從侯莫陳悅其與趙
育等迎周文皆莫
詳也周文平悅後以景
為洛陽郡守尋兼行
臺左丞留守原州則
似有功子周文亦北史
並謂洛陽郡守以下會
不可據洛陽非關隴間
郡名題誤

絕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
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達
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為府司馬便委
任焉周文帝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
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
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
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
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
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
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
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
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
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
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
以客從蕭寶寅寶寅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
中寶寅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寅敗還長安或
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
遂反及寶寅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
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
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
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
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

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
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
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
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
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
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
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
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
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
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
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

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
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
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
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
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
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
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
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
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
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
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
施行之其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
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
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
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
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
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
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
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
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

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
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
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
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
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目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
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
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
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
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
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
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

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際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

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
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
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
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
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
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
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
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
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
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
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
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
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
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
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乎
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
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
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
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
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
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

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

化李吉

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

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
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
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
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
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
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
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
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
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
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
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
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
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各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
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
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人善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
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
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
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
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談五聽三宥之法著
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
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
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
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
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

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

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襲惟孝武不實其舊自將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
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
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
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又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又之
時惟元后弗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
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
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
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
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桂國惟四海之
不造載絲二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
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譽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
明克又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
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下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
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
職尉惟司徒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
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
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祖
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
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
肉之恩薄弗悖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
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

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
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
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
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
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
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
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
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
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
崇厥誠勿訾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
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
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
三五之玉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
功將及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不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
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
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
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
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
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
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
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
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慈師
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
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

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
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
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
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
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
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
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
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
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
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
帝廟庭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

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
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
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
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
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
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
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爲丞相高頴屢言其
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
田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授太子
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
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
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

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

治書後八

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饒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因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

戶部例作

威進首江南北史載于
十一年未坐朋黨免官
子前隋書存免官復

七史六十三

三

官之後改隋本紀明皇
十二年威寧事除名十
四年威寧事除名十五
年威寧事除名十六
年威寧事除名十七
又威寧事除名十八
又威寧事除名十九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一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二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三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四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五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六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七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八
又威寧事除名二十九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一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二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三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四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五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六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七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八
又威寧事除名三十九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一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二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三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四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五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六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七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八
又威寧事除名四十九
又威寧事除名五十

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
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
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
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
生鬻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
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
為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
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為
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
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
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為朋黨
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

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為
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
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
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
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誤耳命之通籍
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
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
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
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
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
高頴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
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

修羽儀詔隋作威
召還恭預朝政未
幾拜太常卿當之

代當作世
北史及此
王處世作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
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
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
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
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
竦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
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
輦直長儼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
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
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
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肯漢之
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

右武衛作
左武

房陵侯作
寧陵

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可銓衡時務朝寄爲重
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
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
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
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
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
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
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
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榮
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
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
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

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智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尅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

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
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
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
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
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
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
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
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
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獸圈
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
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

此處當作恒農此時
魏尚存不應遠改從
此也

討之授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太統初拜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
當官強濟特為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
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
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
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為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詩以兄則與綽同
祖雅雅至郡守云當
在綽傳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雅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
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
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
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為參軍寶
夤遷大將軍仍為之椽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

雅周作權
位作魏無
字天祐三
字文字天
祐子不應
名祐當以
周

隋作黨州

延和隋作
延安

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寅作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寅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亦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為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惡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岷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一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寅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寅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寅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

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主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寅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寅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寅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寅周旋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

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爲丞相引爲府屬其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寅遂契濶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子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

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

...

...

...

...

...

...

...

...

...

...

...

...

...

魏公宅圖
氏閣定周南

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韋孝寬

兄復 質子世襲

韋瑱

子師

柳蚪

弟曾 慶 慶子機 機子暹 機弟弘且 肅 從子審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祖直善

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末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

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

惠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關請

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

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

及古關

善周作

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
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
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
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
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尅潼關卽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
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
峰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
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
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
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
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諭歸款
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

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
恒及琛等峭澗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
鎮玉璧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
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
玉璧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
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
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
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
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
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
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
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

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隨崩處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拔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厲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殛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二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

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
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
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乃於郊盛
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
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
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
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
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
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
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
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
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

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
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
二日不到我之城墜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
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
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
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旣而
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
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
棄峭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
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
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
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

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款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日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柵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出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善忠良闔境熬然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咎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九年除徐克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邨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竝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

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少以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旣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竝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旣至洛陽竝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旣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

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瞻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勲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歷位恒尾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定仁壽中文帝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愛

寬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寬養高不仕虚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夔對詭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寬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遜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

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
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賈荅帝詩願時
時朝謁帝大悅敕存司印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
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賈至宅訪以政事賈仰視其堂徐而嘆曰
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
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賈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
乃造賈談諛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賈至賓館賈不時赴弘正乃
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
與賈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城唯取一匹示承
恩旨而巴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賈至州與孝寬相見
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賈負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
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
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
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賈辨其優劣賈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
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
宣帝在東宮亦遺賈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賈
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竝
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賈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
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賈神色
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賈又
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
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交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
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制述感削其藁
故文筆多竝不存建德中賈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遠

條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歛
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
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
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爲
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忽違吾志也
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其
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
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
夫汚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
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爲戶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
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
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
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
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莅
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
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闍更
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趁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况孿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
世文竝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
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
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
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
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

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
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
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
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
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
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冀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
筋力衰謝猶屈公臥臨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
并楊益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竝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
論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卒於州聞而痛惜贈大將
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于位司隸別駕次

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北城
爲玄感所獲命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
於高陽少子福槩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
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從季父孝寬
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
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
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爲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
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
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
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
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

齊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
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洗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
隨州刺史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
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
廷遣藝李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
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卽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
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
州刺史爲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
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
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
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在周釋禮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
度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
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
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隋文帝踐祚徵
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
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
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竝赴長城上降
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爲南
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旣至南寧渠
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
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
州長史元崑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
約譜崑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

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竝聚衆爲亂冲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鞅羯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靄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及文帝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弘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爲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大統八年齊神

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爲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師字公穎少沈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字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

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受吏部侍郎賜爵并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為雍州刺史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頴立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志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

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謨仕周位內史大夫隋文帝初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後以秦

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穎間遂仕江表祖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

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

穎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

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

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兖州刺史馮雋引蚪

為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刺史乃以蚪

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竝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

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

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表諷在穎

宋州周作
同州宋安
親作永安

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詎爲北府屬竝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詼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鑿藥周文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見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容當時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蚪弟檜

檜字季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

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郡督大統四年從周
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涅河郡守仍典軍
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
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
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
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
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
蚪爲秘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哀
貶人倫弟則管轄郡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
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
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
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
魏興華陽二郡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
曰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旣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
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
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
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
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
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
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
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
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仇之志武帝時衆
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

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檜弟懿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竝卽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脩降之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

擿姦伏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勳侍郎篤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

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
權貴請託吾竝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
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
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
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直斬之服可奪以此從彼
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
以苦終喪旣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
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卽請奉迎與駕仍
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
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
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
入關除相府東閤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
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
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
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
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
親其甥孟氏屢爲克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
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
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
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請京師寄人居
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
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
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
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乃懷

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空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爲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

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責於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

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爲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子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

城周作成

此昂機竝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茲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忘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

匪服親

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
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
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各公主請與同
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辭采雅贍與弘農楊素
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
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
正逢滋水暴長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
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
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慚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
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
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淑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

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
痛惜如此有文集行于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開府封新城縣
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竝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
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
美之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帝作相
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
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
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達云柳肅在宮犬見疎斥帝
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

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泄漏使柳爾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涿郡留守卒官

機從子睿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睿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于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睿之讀祝文音韵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睿之雅望善談諢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使至輒令接對遷元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睿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親復令睿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爲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睿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睿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

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子威明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醜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迺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析骸勢危負戶終能奮其志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旣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基竝能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

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

纓纓惜矣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峰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魏州中興
氏圖印

庫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孫德懋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父長竝為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為別將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屍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帝從平悅封須昌縣伯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為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候騎遇即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

字上當有去營百步四字聽下有得字

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進爵高陽郡公四年周文援洛陽武為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遷雍州刺史復從戰芒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陝武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略漢川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遣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修乃降自劔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為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太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

字此周書本文宜補

脩周作循

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
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
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芒山禦之至夜收軍
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
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
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
恒晝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群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
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
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
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
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奧岳旣高峻人
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

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
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武帝聞
之璽書勞武賜綵百匹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
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
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
史謚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
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躡因
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
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
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
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三年拜柱國建
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

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
基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
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以別將從賀拔岳以
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
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閤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
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
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高仲密
舉北豫州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芒山惠爲右軍
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右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
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皆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
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

不利下周
有諸軍
四字

角收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文陳
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簣歔歔不自勝周文壯之遷司空
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
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病薨於軍惠於諸將
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別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
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兄重如
此及薨爲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加贈秦州刺史謚曰武烈
子鳳嗣鳳字達摩有識度襲父爵長樂郡公尚周文女位開府儀
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錄惠佐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怡峰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
守魏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興州刺史峰少以
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賜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峰與趙貴

等同謀翊戴周文進爵爲伯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峰與
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峰卽從周文帝拔迴洛
復潼關後以討曹泥功進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泰於小關復弘
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
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
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峰爲右軍
不利與李遠先還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
年東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峰沈毅有膽略得士
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
嗣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峰功封昂長沙郡公昂弟光少以
峰勲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儀同三司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
大夫儀同三司

右周作左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人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
勲追贈恒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
都督從賀拔岳西征以功封廣興縣子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
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
萬周文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
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
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
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兇懼一時降服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
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
陽縣伯尋加侍中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力戰有功遷開府
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
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兼屢陳謀

特周作

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
賜姓侯莫陳氏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靜百姓安之卒於州喪
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
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後配饗周文廟廷子昶嗣昶尚周文女
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三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隋
開皇中坐事死昶弟靜天水郡守靜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
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襄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
尒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方侯醜奴別封
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議翊戴周文於是除平
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
常爲最及孝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來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

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遷儀同三
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開府侍中進爵河間
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羗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羗率服
後卒於涇州刺史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
後德終子慶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
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
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
氏達性剛鯁有胆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賜爵長廣鄉男及岳
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請輕騎告周文
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
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遂以數百

騎南赴平涼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軍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悅附周文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日君等性命懸於賊手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同雪讐恥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孝武入關褒叙勳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犇破曹泥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爲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爲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保定初爲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真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爵樂川郡公柱國薨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統初累進爵爲石城公果性強詔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慮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

落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
減飛將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褒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
位柱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稱之薨子明嗣爲黎
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反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
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乃侯醜奴亂關中襲乃背賊歸洛
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
二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
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爲都
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
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旣而目祐祐卽
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

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
其父事我後迎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長鄉縣伯後從禽竇泰
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戰河橋祐下
馬步開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
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
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
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
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
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
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
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
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鐵所向無敵齊

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遭
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氏
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晉公護蘭
蘭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周孝閔帝踐祚拜
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
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明帝之為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及
卽位禮遇彌隆加拜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群臣朝宴每
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
之至於婚姻尤不願結於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宣州
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
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
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

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叙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
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祐弟
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為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辛威庫狄昌
田弘皆以檢實知復
功而此史俱削之檢此
卷中諸將戰功皆相
而獨于常辛諸人削
之不可解也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余朱榮入洛封房城縣男
後周文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泣二藩有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周
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為小司徒卒贈柱
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
軍都督及周文統岳眾見威奇之引為帳內封白土縣伯後進爵
為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
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人

和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抱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復爲太傅薨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世同居時以此稱之子末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大當作少
改周書先
是復爲少
傳北史則
前遷則
復字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胆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尒朱天光定關中天光敗又從賀拔岳征討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周文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郡公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卒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從尒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封東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

拜大將軍卒於位贈都督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以椿功賜爵豐陽縣公後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明

長周作長

梁臺字洛都葺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從尒朱天光平關隴賜爵隴城鄉男及天光敗於韓陵賀拔岳又引爲心膂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累功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進爵中部縣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臺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鄆州刺史臺性疎通恕以待物至於莅人尤以惠爲心不過識千餘字

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余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乃論時事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老武功封鶉陰縣子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羗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弘進爵雁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

遵法式百茲賴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柱國

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薨于州子仁恭嗣

仁恭字長貴性寬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武衛大將軍轉左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間大業中位尚書駕部郎卒官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竝位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竝位柱國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
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通孽克固鴻基
雖稟算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
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竝兼資勇略
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
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壁之謀
賈詡烏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
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
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
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
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終

魏川中鳳圖
氏庸向南甫

北史卷六十六

魏川中鳳圖
氏庸向南甫

列傳第五十四

王傑

王勇

宇文蚪

耿豪

高琳

李和 子徹

伊婁穆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韋祐

陳欣

魏玄

泉命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

以功名自許從孝武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周文奇其才嘗謂諸將
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
戰芒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於是賜姓宇文氏進爵爲公累遷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
內有人善用長稍將士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
者乃得入遂拔之謹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周孝閔帝踐祚
進爵張掖郡公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勲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後
與隋公楊忠自漢北伐齊又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
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顯爲百姓所慕宣帝卽位拜上柱國薨
贈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曰威子孝遷位開府儀
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數從侯莫陳悅賀拔

岳征討功居多拜別將周文爲丞相封包信縣子從禽竇泰復弘
農戰沙苑氣益軍所當必破周文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
公大軍不利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軍還
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胡仁等然州頗有優劣文
令探籌取之胡仁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
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蠕蠕破之進爵新陽郡公賜
姓庫汗氏又論討蠕蠕功別封永固縣伯時有別封者例聽迴授
次子勇特請封兄子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雄性勇猛爲當
時驍將矜功伐善好論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
勲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短乃於衆中折辱之
勇慚恚因疽發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蚪字樂仁代武川人也驍悍有膽略少從征討累有戰功封
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爲行臺信引蚪爲帳內都督隨信奔
梁大統三年歸闕進爵爲公禽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
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合定破之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蚪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尅
後除金州刺史大將軍卒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
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害歸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
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子沙
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
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爲公從周文戰芒
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

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
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
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
嘉之拜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
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竝居豪之右
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
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髀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
故為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卒周文痛惜之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仕於燕又歸魏賜姓羽真氏琳母嘗
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
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

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從孝武西遷封鉅野
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
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
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健為郡公武成二年
討平文州氏師還帝宴郡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
寶車駢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氛帝大悅曰獯獫陸
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
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
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走歸
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六年進位柱國薨贈本
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子儒襲爵位儀同大將軍

周書東方老寇琳
幸與琳之老時其
勇健自前起琳短兵
接戰琳擊之老中
數創乃退

周書則當有副官
劉總管他無所見惟
見于此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巖綠人也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爲夏州酋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引爲帳內都督後從周文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周文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累經委任每稱吾意又賜名意焉改封永封縣公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尋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進在國大將軍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周文帝賜名帝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謚曰肅子徹嗣徹字廣達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

隨晉王廣鎮并州妙選刑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擡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爲揚州總管以徹爲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熲得罪以徹數與熲善被疎忌後出怨言上聞召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熲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爲孽于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周文所知嘗謂之曰若伊

尹阿衡於殷致王堯爰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
歷衛將軍隆州刺史虜奴縣公穆瑒完爲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
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
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周孝
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建德中卒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修立有
幹局從魏孝武西遷封臨汾縣伯從周文禽寶泰德弘農破沙苑
皆力戰有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重深見器遇六官建行
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周文嘗謂三司進爵平陽縣公周保
定初卒於刺史謚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初爲周文親信
後拜中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周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

親上親有帳內字

天和中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侯歷位納言內
史中大夫侯正武帝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
夜遊乃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道先入功居多加上開
府儀同三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平鄴城進柱國
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歿贈亳州總管子昇嗣以雄死王專
授儀同大將軍

宣政王似脫出鎮幽州四字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也高祖怒爲北地太守子孫因家于北
地之三水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仕魏爲義州刺
史甚有政績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後從周文破沙苑戰河橋
進大都督涼州刺史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平之
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氏後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別封一子汧源縣伯周孝閔帝踐祚進爵郡公時帝幼
沖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
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旣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
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安得知
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
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
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
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
其弟萬壽竝預其禍武帝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李延孫伊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掠闕南魏孝
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長壽盡其
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長壽徒侶曰

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
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爲黃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
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延孫亦雄武有將率才略少從長壽
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鷓路頗
有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後朝
士流亡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承業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
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卽率衆衛
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
道攻擊延孫大破之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
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旣
家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爲已任頻以寡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
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贈司空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

三司改封潁川郡公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爲州郡著姓父義上洛郡守魏大統中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父沒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闕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及孝武西遷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授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周文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勞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嘗與東魏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久之乃蘇大統九年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欲留之法保疑其貳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中流矢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

陳欣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孝武西遷後欣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累遷宜陽郡守恭帝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周文以欣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位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欣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破之故永業深憚欣等不敢爲寇周孝閔帝踐阼進爵許昌縣公後除熊州刺史卒於州欣與韓雄

里閭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欣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欣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子萬敵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各懷去就玄每率鄉兵抗拒東魏芒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而玄母及弟竝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周文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周保定元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閭韓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及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衆禦之每戰輒克後以疾卒於位

泉命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魏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命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命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命年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命代之宣武詔依皇平等所請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命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趣青泥圖取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命與刺史董紹掩襲二姓散走寶夤亦退遷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永安中大破梁將王玄真於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人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

皆畏而不敢言。命收之，將加極法。楊氏慙懼，闔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命為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命昔莅東雍，為吏人所懷，乃表命復為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命與戮之，闔境濟肅。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命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眾至潼關，命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命知之，殺岳及猛略，傳首詣闕。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命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州城，杜窋為其鄉導，命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謂敖曹曰：「泉命力

諸國下周
有而
投東魏

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禽，敖曹退走，遂執命而東，以窋為刺史。命臨發，密戒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幸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效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賜爵臨洮縣伯，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命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為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代襲洛州刺史。從周文戰於沙苑，中流矢卒。子貞嗣，仲遵一名恭，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為郡王簿，十四為縣令。及長，有武藝，高敖曹攻洛州，與命力戰，拒守矢盡，以捧杖扞之，為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命之東也。仲

代本世字
北史不詳
世字據此
見之

周無東字

案當作總管十三州諸軍
事荆州刺史依北史例當
作荆州總管因周書無總
管字而不可單書荆州
刺史故變文作行荆州刺
史十三州諸軍事此緣不
知周書原脫總管二字而
誤姑舉其例如此

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窟以功封豐陽縣伯東豫州刺史及
元禮戰沒復以仲遵為洛州刺史頗得譽大統十三年行荊州刺
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為邊寇周文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
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
和不攻而自服也仲遵對曰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即就禽則首尾
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先登城遂禽和從擊
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復行荊
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
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為刺
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
入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
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

清周

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為洵州隸
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人多背叛仲遵以廉
簡處之羣蠻帥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
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
聽廻授一子尋出為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贈大將軍三州刺史謚
曰莊子廂嗣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周作元真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直仕梁
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
善謀畫起家文德王師其父為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
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後襲爵沌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
侯景篡逆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武
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

周書都督東梁州刺史
大州諸軍事東梁州刺
史北史仍用舊例前都
督金州刺史後都督信
州刺史並同

京師周文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不能效節實以此愧耳周文深嘉之封沌陽縣伯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為亂周文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賀若敦同經略熾等尋竝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安人子宗微等猶據巴城不下遷哲攻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衆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時信州為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周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等每抄掠江中為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二年進爵西城縣公武成元年朝于京師明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百

牟安人

巴城周作
琵琶城

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
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總管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
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謚
曰壯武遷哲累葉雄豪爲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
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
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閹人守獲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
間縱酒歡醺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位儀同大將軍遷
哲弟顯位上儀同大將軍

周作春開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少雄武爲鄉閭信服爲安康郡守
陷梁仕歷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陵王蕭紀稱尊號以乾運威服
巴渝乃拜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
爭帝乾運兄子略勸乾運歸附乾運然之會周文令乾運孫法洛
至略卽夜送之乾運送款周文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征蜀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
都數旬尅之及至京師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尚書右僕射子
端嗣略亦以歸附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封上庸縣伯乾
運女壻樂廣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猛仕梁位南洛北
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魏廢帝元年以衆降周文厚加撫納復
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從開府賀若敦南討
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
艱阻遂入白帝城撫慰人夷莫不悅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
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進爵臨江縣公後從田弘破漢

獸本虎

直道白帝
周作別道
直趨白帝
當從之

乾運孫法洛
周文密賜
鐵券授開
府儀同三
司

諸蠻進位大將軍卒

楊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父猛從孝武西遷以功封

邵陽伯位征東將軍楊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封安平縣

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累遷平州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加開

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歷京兆戶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轉中

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改封魯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謚曰懷

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

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

父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軍

人募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大統中以地歸

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

後轉湖州刺史啟求入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尋拜昌歸憲三州

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莅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

五州刺史謚曰肅敕襄州賜其墓田子雅嗣雅字彥文性方正少

以孝聞位大將軍雅弟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襄仕梁為沙州刺史新巴

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周文嘉其遠

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被納之乃授沙州刺史南安縣

公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

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賜以

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為刺客所

楊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父猛從孝武西遷以功封邵陽伯位征東將軍楊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累遷平州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歷京兆戶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改封魯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父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軍人募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大統中以地歸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後轉湖州刺史啟求入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莅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五州刺史謚曰肅敕襄州賜其墓田子雅嗣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雅弟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襄仕梁為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周文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被納之乃授沙州刺史南安縣公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為刺客所害

雅周作世
雅此去世
字似避諱
英周作世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封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擾攘之際各能屠擊覆鏡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備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謹而獲免耿豪三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封侯之委准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則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泉命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昭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楊雄任兼文武聲著出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竝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北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西華閣藏書

崔彥穆

楊纂

段永

令狐整

唐永

柳敏

王士良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也曾祖顓後魏平東府諮議參軍祖蔚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為給事黃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穎

周書安州刺史管十三州
軍事安州刺史襄
州刺史蓋以管
六州諸軍事
襄州刺史襄州
刺史其文是
北史襄州刺史
襄州刺史襄州
刺史其文是

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幼位終永昌郡守隋開皇初
以獻皇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彥穆幼明悟
神采卓然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
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再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西遷
彥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於成臯舉義因攻拔滎陽
禽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郡王元法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道
即拜滎陽郡守尋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授散騎常侍司農卿時
軍國草創眾務殷繁周文乃引彥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伐
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周文帝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俄拜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入為御正大夫陳氏請敦
隣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為
江表所稱轉戶部中大夫進爵為公天和三年聘齊還除金州刺

幼周作雅

法周作洪

史總管七州諸軍事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及宣帝崩隋文
帝輔政三方起兵以彥穆為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
消難軍次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
帝徵王誼入朝即以彥穆為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加授上
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
爵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爽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
丞相府賓曹參軍君綽弟君肅解巾道王侍讀大象末潁川郡守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朔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略勇力兼人
年二十徙齊神武起兵於信都軍功稍遷武州刺史自以賞薄志
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
雄志大統初乃間行入關周文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
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茲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即授征

足要即妻昭超足字衍
然周本紀亦云足妻昭則昭
自姓足妻也而昭傳不言昭
官氏志足妻氏改為妻氏
親作區區同

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芒山之戰
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侍中進爵為公賜姓莫胡盧氏俄授岐州刺史周孝閔帝踐祚進
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從
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柱國大將軍轉華州
刺史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人以其
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子睿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死殫之後也曾祖悞
仕魏黃龍鎮將因從高陸之河陽焉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
光末北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平東將軍封沃
陽縣伯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為侯除左光祿大
夫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嶧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為患孝

武遣京畿大都督疋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
無城柵唯以寇抄為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
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
遂破平之及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
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別封昌
平縣子徐州刺史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為公
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賜姓爾綿氏廢帝元年授恒州刺史于時朝貢多其部人
謁永之日寇益盈路當時榮之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廣城郡公歷
文瓜二州刺史戶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永歷任內外所
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為
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喪還武帝親臨贈

足字衍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謚曰基子岌嗣位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祖紹安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蚪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魏大統末卒於家周文帝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爲營墳壘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整幼聰敏沈深有識量學藝騎射竝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趣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繫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頃之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扞州境獲寧及鄧彥竊瓜據瓜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

京師周文嘉其忠節表爲都督尋而城人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整守義不從旣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內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君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竝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至五門郡招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竝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

義首下周有仍除持
節撫軍將軍通直散
騎常侍

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
在除凶若其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
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為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
武縣男周文謂整曰卿早建殊勲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
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為瓜州義首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效
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
以士眾並忘羈旅盡其力用周文嘗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
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
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云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周文又謂整曰卿勲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
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戶竝列屬籍
周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為當時所稱進爵彭城
縣公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周文以固為豐州刺史固莅
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為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
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
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豐州舊不居民中賦
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
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
朝制弗之許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人吏戀之老幼送
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
出為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偽尤明政術
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進位大將軍晉公護
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
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卒贈本官加

民字親周
作人民非

六字似刻
本脫

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曰襄子熙嗣

熙字長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哀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少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衰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一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隋文帝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桺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人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徃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人有向術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上聞而嘉之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臨處敕相州刺史豆盧遵令習熙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協今

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化焉時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常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為欽州黃州為峯州利州為智州德州為驩州東寧州為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為信然遣使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上怒不解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禽

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贓上悟乃召其四子聽仕少子德榮最知名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用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帥都督後為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為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一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為敦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卒於合州刺史

唐永北海平壽人也本居晉昌之憤安縣晉亂徙於丹陽祖揣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倫青州刺史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為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為之用臨陣常著帛展襦批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

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寅表永
爲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
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
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子陵少習武藝
頗閑吏職位大部督應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陵子悟美
風儀博涉經史文詠可觀周大象中頗被宣帝任遇位至內史下
大夫漢陽公隋文帝得政廢於家而卒陵弟瑾

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
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
陵從穢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竝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
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
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蘇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

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
所屬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
餘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氏謹乃深相
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廷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爲朝望所宗如
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
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爲六
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
多出瑾焉江陵旣平衣冠仕伍竝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
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
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
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

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
利于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
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六官建授禮部中大
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拓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荊州
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
旬遂遷四職搢紳咸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于
位贈小宗伯謚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烜著衣冠以對
妻子遇迅雷風烈雖閑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
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又割膏腴田宅以振
之所留遺子孫者竝境墉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
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
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天和初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
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
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
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
平允甚得時譽及周文尅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
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卽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兼記室
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
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
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鬚髮半白尋起爲吏部
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周文見而歎異之特加稟賜及尉遲迥
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尚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竝齋酒餼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竝親幸其第問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戒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簡約其子等竝涕泣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踈然不離本職隋文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歷秘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時王綱不正朝士多賦其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幹用非其所長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魏太武

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敦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修謹不妄交遊孝莊末爾朱仲遠啟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藩所禽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旣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卽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馬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武定初除行臺右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左丞加鎮西將軍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卽位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俄陰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以士良爲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爲侍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卽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

轉荊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老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如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旣安君道已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竝以羈旅之士遭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驅組可謂見機者乎今狐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勲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茲而毫釐爲爽丘山成過唯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竝挺杞梓之材蘊瑚璉之器博觀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齊職居卿牧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虎作獸避諱

治作修或作理又或作致又或作化

治書侍御史本去治字今本後人添

戶部本作民部避諱改為戶

世皆作代後人皆仍改本字作世惟蘇威傳尚有一處作代此改之未淨

六十八卷韓禽虎去虎字

北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豆盧寧

子勣 孫毓

楊紹

子雅

王雅

子世積

韓雄

子禽

賀若敦

子弼 弟誼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父萇魏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中以寧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

豆盧寧字永安

隨爾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以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合
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
合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悅及周文討悅寧與李
弼來歸孝武西遷以奉迎勲封河陽縣伯後進爵爲公從禽竇泰
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
帥劉季伏於上郡及梁合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
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周文迎高
仲容與東魏戰於芒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十六年拜大
將軍荒帥傍乞鐵公及鄭五醜等反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改封
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
出爲同州刺史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
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與疾從軍薨

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
承恩子勳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
何擇焉遂以勳嗣時以此多之及寧薨勳襲爵
勳字定東生時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軍周文因字曰
定東勳聰悟有器局初以勲臣子封義安縣侯周明帝受禪授稍
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
夫勳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齊
王憲納勳妹爲妃恩禮愈厚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因饑作亂以
勳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烏鼠山俗
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
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白狼
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

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年累遷利州總管尋拜柱國隋文帝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勸嬰城固守謙將達奚慧等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以灌之勸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梁睿軍且至賊解去授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中爲夏州總管帝以其家貴盛勲效克彰後爲漢王諒納其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勸策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卒諡曰襄子賢嗣位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次子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卽位諒納諮議王願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

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諡曰愍子願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竝除未幾帝復下詔改封雍丘侯復以願師襲

讚以寧勲建德初賜爵華陰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與寧俱歸周文以迎孝武功封新興伯屢從征討皆有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

授鄆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卒於官贈少保謚曰敬子通嗣

通字平東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改封沃野縣公位開府北徐州刺史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尚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總管竝以寬惠稱卒官謚曰安子寬嗣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普泰初封平鄉縣男大統元年進爵冠軍縣公四年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賜姓叱呂引氏周孝閔帝踐祚進爲儻城郡公位大將軍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

曰信子雄嗣

雄初名惠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初進爵邗國公隋文帝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文帝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文帝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頴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其虛帝亦以爲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內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

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遭疾薨帝爲之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吏部侍郎恭仁弟絳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校尉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絳絳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絳憂發病而卒

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內史下大夫封遂寧縣男文帝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遷兼吏部侍郎加開府轉內

史侍郎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達竝參預焉煬帝嗣位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罔人也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實泰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爲伯累

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政人
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于世積嗣

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拜上

長子縣公隋文帝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頴美其才能甚

善之嘗謂頴曰吾輩俱周臣子社稷淪沒若何頴深拒之未幾授

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荊州

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

國甚見隆重世積見帝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

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

始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竝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而

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

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

管令狐熙熙又不禮焉甚困窮因微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

其貴不道人云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

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

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

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頴竝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

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少敢勇

旅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

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

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尅獲東魏洛州刺史

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

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

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

雄乃詣賢軍即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謁周文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眾從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感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為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眾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禽嗣

禽隋作擒本名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禽說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文帝潛有吞江南志拜禽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為先鋒禽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禽合軍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禽將至眾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禽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眾

禽虎通禽去字隋目錄有虎字

和隋作利

蠻奴名忠隋諱故稱其小字

略城下周有東字略字亦超誤

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王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晉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悉如朕意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又下優詔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逃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盛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禽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禽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得國

公及真食邑大軍之始出也上敕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內築五堞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已上及諸考使以射之先是江東謠曰黃斑青驥馬發自壽陽淚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禽本名禽武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勵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隣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

禽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玉亦足矣因寢疾卒于世諤嗣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爲將每戰先登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散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禽母弟僧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隋文帝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封昌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卽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

壽亦預焉坐除名尋命復位卒於京師子孝基

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旅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封甘棠縣侯及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

也帝憫然傷之收瘞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齋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還師未幾旋遇疾卒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爲部落大人曾祖貸魏獻文時入國爲都官尚書封安富縣公祖伏連任魏位雲州刺史父統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爲祕書郎永安初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以功封當亭子齊神武初起以統爲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歷位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公謚曰哀敦少有氣幹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旣多難以自救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西時羣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

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悅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公時岷蜀初開人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周文令敦討平之進爵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尋爲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乃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復令敦與開府段韶討禽子榮

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
逼絕糧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州俄而秋
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
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
爲實款又增修營壘造廬舍亦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
無如之何亦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
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
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瑩輒納之敦又別
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
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瑩軍詐云投附瑩便遣兵
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
亡奔瑩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威餘瑩等不能制求借船

送敦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瑩等遂留船於
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
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
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
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
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
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
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
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隋文帝爲丞
相尉遲迥作亂帝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及帝受禪陰有
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

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竝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度江酹酒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壘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旣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人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隳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員明禽摩

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旣而弼恚恨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寶劔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

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尅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十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竝刺史列將弼家珍翫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頰楊素為宰相汝

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竝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即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譙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頰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頰曰必不然平陳後便索

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頰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頰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竝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禽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帝北巡至榆林時為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人可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高頰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告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為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慄

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敦弟誼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毀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侯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卒於家子舉襲爵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

寔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雋才雖多適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
慷慨深入敵境勅寇絕其糧道江淮沮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
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
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
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
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
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
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名立矜伐不已竟
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
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廐陵甘棠咸有
武藝驍勇膽略竝爲當時所推越越千城難兄難弟矣

北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癸巳四月二十一日清晨雨

魏川宅圖



